

陳

曼亨先生

正

譯者
欠贈

靖
乾
隆
東
巡
道
里
考

端
亦
和
題

目次

小引

A 滿洲巡幸的概況

B 東巡地圖的年代考

C 文獻上的價值

D 東巡底羅盤針

E 駐蹕地的考定

附錄 乾隆帝四次東巡之紀程

(原文錄自著者前清歷代皇帝之東巡)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園田一龜著
茅乃文譯

小引

去年四月中旬的時候，由遼寧圖書館長衛藤利夫氏寄到關鐸氏所寄贈的乾隆帝東巡道里考地圖——原版現爲北平圖書館所保藏——的照片二十八張。本來，我已久仰關鐸氏的大名，所不幸者，是從未和他有一面之交。關鐸氏曾讀過我的拙作「前清歷代皇帝之東巡」，他同情於關凡清朝皇帝之滿洲東巡的史料蒐集之困難，並且遺憾着關於沿路巡幸記載的缺少；他想起了前年被北平圖書館所收買而保藏着的東巡地圖，並且說過：「那地圖是應該給園田一視，藉資該著再版時之參考」的話。因而在其照相之後，特地從北平寄贈前來。我對此厚意，是由衷心表示感激的。

過了幾天，關鐸氏的私宅裏有着宴會，衛藤氏和一般前輩的先生們，都參與晚餐；進而接近他的聲咳，聆教他的談話。於是得就而質詢及這個地圖的由來，他說：「該圖是於去年在遼寧某地發現，爲北平圖書館所收買，至於該圖的內容，逮今未曾有詳細的研究。原圖本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一



身，類諸近代的袖珍版圖：照片，大小約佔原圖本身的一半」。簡言之，在先都不知其實情的究竟，至於它在文獻上佔有這般珍貴的地位，是從遼寧移到北平之後才開始知道的。展覽了這個地圖之後，的確會使我們一目瞭然着當年由北平到遼寧與京的交通路線；並且清朝歷代皇帝，關於滿洲東巡路線的發明，亦極不少。——作者承闕鑿寄贈此圖之厚意，堪值感戴，所以特草此文而資酬報於萬一；另一面則就其所知而試述這個地圖的價值，以介紹於世人也。

A. 滿洲巡幸的概況

就這個東巡地圖試加以考釋之前，應先將「清朝歷代皇帝之滿洲巡幸（俗稱東巡）其性質究竟是怎樣」？……這件事：是有說明的必要的。清朝皇帝底滿洲巡幸，是康熙皇帝（清朝第四代皇帝，即聖祖）所創始的祖陵親謁之典禮」。往後成爲歷代的定制，例如乾隆，嘉慶，道光這三朝皇帝之滿洲巡幸，均係遵守祖制而親謁於遼寧之祖陵的。按諸最初的東巡年代，爲康熙十年：（A. D. 1671年），其最後者，爲道光九年。（A. D. 1829）。這樣東巡庶績的時間，約計一百六十年；其次數，前後約有十一回。其中好比康熙和乾隆這二代皇帝，以單行親謁遼寧之祖陵爲不足，進而遠駕吉林，望祭而尊崇往古祖先發祥之靈山——長白山；或

浮舟而漁遊於松花江之流，普遍周覽先人發祥的故地；吐露那懷古的詩情；藉報當年太祖太宗創業的艱難。其東巡途次，如蒙古的曠野，或東山的園場，屢次舉行了大規模的狩獵，藉以發揮先人的遺風。茲將前後十一次東巡的年代，順着次序列舉於左：

- 一，康熙皇帝（1）康熙十年（2）康熙廿一年（3）康熙三十七年
- 二，雍正皇帝（1）康熙六十年（代理謁陵）
- 三，乾隆皇帝（1）乾隆八年（2）乾隆十九年（3）乾隆四十三年（4）乾隆四十八年
- 四，嘉慶皇帝（1）嘉慶十年（2）嘉慶廿三年
- 五，道光皇帝（1）道光九年

（原本上的「奉天」與「北京」，均改譯為「遼寧」「北平」。譯者註）

如上表所列，清朝皇帝之東巡謁陵，康熙三次，雍正一次，乾隆四次，嘉慶二次，道光一次。其中雍正的謁陵，在未即位之前，係代父皇親謁祖陵的。嚴格地說起來，清朝皇帝之東巡，是只有十次。現在因為雍正皇帝是在其謁陵後的翌年即位，所以也予以同樣列入而算做十一次。至於嘉慶和道光這兩代皇帝，於皇子時代，曾侍從父皇東巡各一次，可說已具有

參謁遼寧祖陵的經驗。緣是假使以個人參與遼寧巡幸計，那麼嘉慶皇帝是三次，而道光皇帝則爲二次。從而像已經講過的，所謂在清朝的黃金時代，其歷代皇帝，咸不辭炎酷暑寒苦痛，更不以山河千里爲遙遠，節節巡幸；但是，到了咸豐皇帝即位以後，清朝鑒於內憂外患，頻相交迫，是慢慢地淪入衰亡之期，因此對於滿洲巡幸之舉，亦無暇顧及了。於是自道光皇帝東巡以後，歷咸豐，同治，光緒這三代而抵宣統末年，至清朝社稷之滅亡。在這八十三年裏面，不復有東巡謁陵之舉，這樣磅礴的盛儀，是永久淪於廢絕了。——以上所述，是滿洲巡幸大體上的一個輪廓，至於東巡性質如何，暫予省略不諱，希讀者原諒。

B. 東巡地圖的年代考

閒話少敘，慢慢地該移到本題上來，我們應先推考關於這個地圖製造的年代。元來，在北平圖書館裏，對這個地圖上所題的是：「道光九年八月十日東巡謁陵行程地圖」，普通都彷彿稱呼他爲「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北平圖書館依據何種理由，也是這樣稱呼。關於此點，並沒有聽到他們的說明。這恐怕是胚胆於在這個地圖上的行宮和大營的地名上貼附有黃簽而記載以時日的關係。爲的是照片上面的「日附」註其黃簽全體，皆已變黑色，令人難以辨別

；但是照片的原板上，是能夠明確地透視出來的。——這個地圖之所以題爲「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者，我想大概是濫觴於此日附（專記天子出外巡幸的日子底冊子，曰日附。——譯者）。茲將其原圖上的日附與地名，列舉如下：

- | | | | | | | | |
|-----|---|-------|---------|------|------|-----|--------|
| 第一日 | 同 | 八月十九日 | 烟郊行宮 | 第十日 | 同 | 廿八日 | 文殊庵行宮 |
| 第二日 | 同 | 二十日 | 白澗行宮 | 第十一日 | 同 | 廿九日 | 中前所東大營 |
| 第三日 | 同 | 廿一日 | 陳新莊大營 | 第十二日 | 同 | 三十日 | 周家村西大營 |
| 第四日 | 同 | 廿二日 | 萬壽興隆寺行宮 | 第十三日 | 九月一日 | | 沙河所東大營 |
| 第五日 | 同 | 廿三日 | 五里墩大營 | 第十四日 | 同 | 二日 | 五里河村大營 |
| 第六日 | 同 | 廿四日 | 柳新莊大營 | 第十五日 | 同 | 三日 | 杏山大營 |
| 第七日 | 同 | 廿五日 | 夷齊廟行宮 | 第十六日 | 同 | 四日 | 興隆屯大營 |
| 第八日 | 同 | 廿六日 | 天臺山行宮 | 第十七日 | 同 | 五日 | 金剛屯北大營 |
| 第九日 | 同 | 廿七日 | 深河村西大營 | 第十八日 | 同 | 六日 | 北鎮廟行宮 |

第十九日	同 七日	常家屯大營	第二十四日	同 十二日	噶布垓大營
第二十日	同 八日	蔣家店大營	第二十五日	同 十三日	蓮花背大營
第二十一日	同 九日	黃旗堡大營	第二十六日	同 十四日	上夾河大營
第二十二日	同 十日	老邊大營	第二十七日	同 十五日	夏原行宮
第二十三日	同 十一日	大臺大營	第二十八日	同 十六日	夏原行宮

從這個地圖的日附上，是表現着八月十九日係啟鑾於北平，九月十六日係親謁於永陵的事實。再用以上所舉的時日，來對照清朝歷代皇帝之東巡，可以看出與道光皇帝之東巡時日，係完全相符合。這也許是稱這個地圖為「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的直接原因！除却這點之外，其餘均不能發現有認定這個地圖為「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的何等理由。於這個地圖的卷頭之上，押有「乾隆御覽之寶」的玉璽，這就否認該圖為「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有力証據。不僅乎這一點，我們可以斷定它底稱為「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的不妥當，尤其是那黃簽上的日附，雖然沒有相異於道光皇帝之東巡時日，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這是因為在道

光皇帝東巡時，欲求一時的便宜，所以才利用乾隆那朝以來的東巡地圖耳。此所以我們一看到這個地圖，當然要認定它是「乾隆年代的東巡地圖」，這也就是不能斷定它爲「道光皇帝之東巡地圖」的顯著事實。聽我如下所述那般的理由吧！！

一，永陵直達的嚆矢。作爲第一個理由的，就是這個地圖係明示着這點：該圖上的行幸路，是從北平出發，經山海關，蜿蜒曲折於遼寧城北，直達興京。卽以此而比較歷代東巡的行程，一面更有乾隆皇帝玉璽的存在，這是很顯着地暗示着該圖係乾隆時代製造的東西。原來，歷代皇帝之滿洲巡幸，自康熙皇帝之第三次東巡以來，不論其路途的遠近，均忠實地遵守而實行着「最初是親謁永陵，其次是親謁福陵，最後是親謁昭陵」的定制。然而，在其初期的東巡路線，是沒有一定，「行幸」興京，是取道諸遼寧城或蒙古的。於是一觀這個地圖，它是由北平而越山海關，不入遼寧城，而直達興京的。這條路線，是乾隆皇帝之第三次東巡（卽乾隆四十三年）開其嚆矢，以前並沒有這樣的事例發現。單據乎此，我們是可以充分地認定這個地圖是一乾隆皇帝之第三次東巡地圖了。現在更進一步，再舉出如下的例証：這個地圖上是記載着北京至興京的行程中，有着二十七個駐蹕地；以這一點來對照諸乾隆四

十三年之第三次東巡去路的時日，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在七月二十日啟鑾於北京，途中值宿二十七處，至八月十七日，才開始親謁永陵，其間所需時日，當爲二十八天，旅途中的值宿，當爲二十七次，與這個地圖上的駐蹕地均全然符合，其間一點也沒有相齟齬的所在。

二，筆者的身世。作爲第二個理由，就是在這個地圖底最末了一端，署名有「臣張若澄恭繪」的字樣。此卽爲該圖的執筆着了。按張若澄，係安徽桐城人，乾隆時代名相張廷玉之次子也，在清史稿（列傳七十五）上面，於張廷玉名下，有若澄，字鏡堅，（鏡堅這個堅字，大概於原本排版時排錯了，按若澄係字鏡堅——譯者）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值南書房，累選至內閣學士卒，若澄亦工畫，亞若靄；在歷代畫史彙傳（卷二十六）上面，有「張若澄，字鏡堅，一字鍊雪，若靄胞弟，官內閣侍讀學士，善畫梅得邀容題」；其兄張若靄，在清史稿（列傳七十五）上面，於張廷玉名下，有「若靄，字晴嵐，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間，屢遷至內閣學士，若靄工書畫……十一年，扈上兩巡，感疾歸卒」。由此就可知道若靄，若澄二兄弟，夙以學問及畫才而名於時。此外若澄尙有若淑，若淳二弟。父子兄弟諸人，前前後後，咸侍奉於乾隆皇帝之左右。考稽是等實情，可以知道張若澄在乾隆四十三年東

巡時，緣「扈從」而來遊遼寧，是毫無疑義的。至於是否受敕命而來，那可不能判定了。曠是之故，我們可以推定他是在由北平至興京的道上，將沿路山川，都邑以及其他道路與距離等等，皆具丹青之念而予以描寫出來，歸抵北平後，再事整理或補修，完竣了這樣長卷大輻的地圖，進而進獻於乾隆皇帝御前。……假使綜合是等事情而予以考察，認定這個地圖爲「乾隆四十三年之東巡行程地圖」，也許不會有人異議罷。

C. 文獻上的價值

關於這個地圖在文獻上的價值底研究，是有不少的特色可以發現。第一，我們來展覽其東巡的路徑：從北平城的朝陽門出發，經通州，玉田，盧龍等地而抵山海關，入文殊庵行宮；由此而出關外，經寧遠，錦州而抵北鎮廟行宮；更向東行，渡遼河，抵遼西永安橋（俗稱大石橋）；再取道北向，弗入遼寧城，上撫順，直達永陵與京。在此，不僅其沿途的山川，城邑，村落，寺廟等等是具有卓越的價值，就是由北平抵興京間，其天宿營的駐蹕地，以及那二十七個大營盤——其駐蹕地在二十里乃至三十里的相距之間，設有大營（中途休憩的飲食處）的地名，其距離均行相等——的顯著價值，都全部地明示着。它描寫着的樣式，是

表示着：地圖而兼繪畫，酷似今日所稱的「鳥瞰圖」。圖中所示的行李路，可以表明着它當年的交通狀況，這就是它對文獻上的重大貢獻。例如對於不入遼寧城，而蜿蜒曲折於遼北行抵撫順這行李路一件事，當我前年起草「前清歷代皇帝之東巡」一稿時，費了很大的苦心，終於還不明瞭着這一點。現在得有此圖，一切均豁然明瞭矣。此道逮今雖已被湮沒而成廢道。在當年時，此道由永安橋分歧，蜿蜒曲折於遼寧城的北方，再經過今日的文官屯（此圖上有溫官屯，蓋係文官屯舊名）的北面，成一直線而進撫順，是很顯明的。

再者，譬如從撫順東方的營盤而抵上夾河的道路，現今的交通路，是由撫順東方的營盤而迂回於東北方，再越英額河而到達。反之，在這個地圖上，却是直接地從撫順東方的營盤而渡渾河，經薩爾濟城的南方，過鐵背山南，再渡渾河——蘇子河，經古魯村（現在的古樓村）的尖營，渡上夾河而到達。關於這條道路，高士奇在「扈從東巡日錄」上，是有這樣的說話：「渾河湯湯，一線圍繞，薄暮，策馬涉河，河流甚駛，月色如畫，行十餘里，至薩爾濟（山名），山勢雄峻……駐蹕札凱」。這是清聖祖在其第二次東巡時（康熙二十一年），由遼寧而赴興京時通過的道路。於是，假使站在薩爾濟山的戰勝紀念碑之上，來考察現在的交

通路，那麼它是會呈現着一種在距離太遠之田畝間而孤立着的奇觀。萬一擎着這個地圖來對照，那麼可以明瞭着當年的所謂皇帝底道路，是過薩爾濟城南的，也就是戰勝紀念碑之亭南。因而更可明瞭着這個戰勝紀念碑的立脚點，在當時係正向着這條道路的。惟這條道路，恐怕是基因於有數次渡河之必要的關係，加上那漲大水時通行的不便，所以不知其於什麼時候而成廢道，也許它是已經開關過有如現在北方那般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在這個地圖上所能學到的，不僅乎此，尚有不少的特色。

其次，我們擎這個地圖上所記載着沿途的地名，和現今的地名一為比較，雖然多少要難免相異，可是於大體上係不會有多大的變化的。這個地圖，是與現代製圖樣式，完全相反以北方底邊而製作，與吾人常常見慣以南方的底邊者不同。這種樣式的地圖，比較的是不少的。如在明朝所造各種「遼東地圖」，都以南方為底邊製作的。此外如「東夷考略」的附圖——「開鐵疆場總圖」是例外和這個地圖一樣，為北方底邊的，似不過用繪畫的方法稍加描寫而已。於是這個地圖上的方向，是以右為西，左為東，上部為南。——雖然，無論如何，這是極可珍重的地圖。

D. 東巡底羅盤針

這個地圖，是「乾隆皇帝第三次東巡地圖」，同時也爲道光皇帝之東巡時代所利用，關於這一點，如上所述中，我們是可以明白地確信它爲事實了。在這裏面，關於嘉慶皇帝底東巡和這個地圖的關係底研究，也是必要的。這個地圖的被人利用，不僅限於道光皇帝一人，就是嘉慶皇帝底前後二次東巡，也都利用着它。以嘉慶皇帝底二次東巡行程上所需的時日，和這個地圖並列對照，也是完全一致而並無一日的差異的。因而我們可以推定：嘉慶皇帝底東巡，也恐怕是利用着這個地圖而作爲羅盤針而行東巡的。由是看來，這個地圖是成爲乾隆那朝以後的於滿洲巡幸上底一種旅行事件裏的羅盤針；進而可使我們發現到：它是和乾隆，嘉慶，道光三代皇帝底東巡，都有重大的關係；此外，我們更可以證明它在乾隆四十三年，嘉慶十年，嘉慶二十三年，道光九年底前後四次的相互的東巡行程中，於北平與京間，需值宿二十七次，需費時間二十八日，都是完全一致的。茲特將其時日以及路上所做的事件列表如下：

	月 日 干支	月 日 干支	月 日 干支	月 日 干支
乾隆四十三年	嘉慶十年	嘉慶二十三年	道光九年	
第一日 七月二十日(丁未) <small>上啓鑾 詣盛京 謁祖陵</small>	七月十九日(戊辰) <small>上啓鑾 京謁祖陵 詣盛</small>	七月廿八日(甲子) <small>上啓鑾 京謁祖陵 詣盛</small>	八月十九日(庚辰) <small>上奉皇太后 詣盛京 謁祖陵 啓鑾</small>	
第二日 同廿一日(戊申)	同二十日(己巳)	同廿九日(乙丑)	同二十日(辛巳)	
第三日 同廿二日(己酉)	同廿一日(庚午)	同三十日(丙寅)	同廿一日(壬午)	
第四日 同廿三日(庚戌)	同廿二日(辛未)	八月一日(丁卯)	同廿二日(癸未)	
第五日 同廿四日(辛亥)	同廿三日(壬申)	同二日(戊辰)	同廿三日(甲申)	
第六日 同廿五日(壬子)	同廿四日(癸酉)	同三日(己巳)	同廿四日(乙酉)	
第七日 同廿六日(癸丑)	同廿五日(甲戌)	同四日(庚午)	同廿五日(丙戌)	
第八日 同廿七日(甲寅)	同廿六日(乙亥)	同五日(辛未)	同廿六日(丁亥)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第九日同廿八日(乙卯)	同廿七日(丙子)	同六日(壬申)	同廿七日(戊子)
第十日同廿九日(丙辰)	同廿八日(丁丑)	同七日(癸酉)	同廿八日(己丑)
第十一日同三十日(丁巳)	同廿九日(戊寅)	同八日(甲戌)	同廿九日(庚寅)
第十二日 ^{月八} 一日(戊午)	同三十日(己卯)	同九日(乙亥)	同三十日(辛卯)
第十三日同二日(己未)	月八一日(庚辰)	同十日(丙子)	月九一日(壬辰)
第十四日同三日(庚申)	同二日(辛巳)	同十一日(丁丑)	同二日(癸巳)
第十五日同四日(辛酉)	同三日(壬午)	同十二日(戊寅)	同三日(甲午)
第十六日同五日(壬戌)	同四日(癸未)	同十三日(己卯)	同四日(乙未)
第十七日同六日(癸亥)	同五日(甲申)	同十四日(庚辰)	同五日(丙申)
第十八日同七日(甲子)	同六日(乙酉)	同十五日(辛巳)	同六日(丁酉)

第十九日 同八日(乙丑)	上詣北鎮廟行禮	同七日(丙戌)	上詣北鎮廟行禮	同十六日(壬午)	上詣北鎮廟行禮	同七日(戊戌)	上詣北鎮廟行禮
第二十日 同九日(丙寅)		同八日(丁亥)		同十七日(癸未)		同八日(己亥)	
第二十一日 同十日(丁卯)		同九日(戊子)		同十八日(甲申)		同九日(庚子)	
第二十二日 同十一日(戊辰)		同十日(己丑)		同十九日(乙酉)		同十日(辛丑)	
第二十三日 同十二日(己巳)	朝鮮國王李瑠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	同十一日(庚寅)	饗盛京宗室羅及移居宗室銀繁	同二十日(丙戌)		同十一日(壬寅)	朝鮮貢使李相瓚等迎觀
第二十四日 同十三日(庚午)		同十二日(辛卯)		同廿一日(丁亥)		同十二日(癸卯)	
第二十五日 同十四日(辛未)		同十三日(壬辰)		同廿二日(戊子)		同十三日(甲辰)	
第二十六日 同十五日(壬申)		同十四日(癸巳)		同廿三日(己丑)	閣盛京官員等射	同十四日(乙巳)	上親射並閣盛京官兵等騎射
第二十七日 同十六日(癸酉)		同十五日(甲午)	閣盛京官員等射	同廿四日(庚寅)	閣吉林官員等射	同十五日(丙午)	閣吉林官兵等騎射
第二十八日 同十七日(甲戌)	上謁永陵	同十六日(乙未)	上謁永陵	同廿五日(辛卯)	謁永陵	同十六日(丁未)	上謁永陵

第廿九日同十八日(乙亥)	行大鑿 禮閣 京城	同十七日(丙申)	行大鑿 禮閣 京城	同廿六日(壬辰)	行大鑿 禮閣 京城	同十七日(戊申)	行大鑿 禮閣 京城
	京城		京城		京城		京城
			林官員等射		吉林官員等射		

由上表以觀，我們可以知道：在乾隆，嘉慶，道光三代皇帝底四次東巡旅途上，其啟鑿於北平的月日是不一樣的，而其整個行程中所費的時日，却是全然一致的；再者，自從他啟鑿於北平，在第十九日親謁於北鎮廟，在第二十八日親謁於永陵，在四次的東巡中，均完全符合，都沒有齟齬的所在；就是嘉慶，道光二朝皇帝底東巡，他巡幸的進行中，都是以同一時日，同一行程，沒有一天的停滯，而忠實地沿襲於前朝底東巡行程，進而親謁於與京的祖陵。此外，我們更可以知道：從北平抵與京間的沿途，是充作當時所謂皇帝底道路的——即行幸路（譯者）——；他所設置的駐蹕地與夫途上的休憩地，都是在一定的距離之間。單講到了東巡這一點，也有如康熙皇帝底東巡與夫乾隆皇帝底前二次東巡，它底時日是不一定的，他也曾舉行了路中的狩獵，或行幸於吉林，他行動的層次可說是多色多樣；但是，溯自乾隆中世以降的東巡，也就是除却乾隆四十八年的第四次東巡以外的東巡，是並不再有漫然的旅行，是基於一定的行程，並且有正當的規則，——這是我們可以察知的。尤其是東巡行程

的記錄，被保存於宮廷，沿途駐蹕的行宮以及其他種種，當然可使他們分明，於是根據這點來規定旅行的日程，也不會有差異的所在了。可是這種文獻，到現在尙不能使我們寓目而成史料。知道而親眼目視了這個地圖，好像關於歷代皇帝東巡行程這件事，是可使我們知道了，這還不是獨一無二的史料嗎？！況且關於清朝皇帝底滿洲巡幸的史料，是極其貧弱的。現在，能夠閱覽這樣貴重的文獻，料想是沒有人不歡迎的。

E. 駐蹕地的考定

然而，以這個地圖上所記載的當年駐蹕地，拏來對照現在的地名，是表示着怎麼樣？它上面是否保持有同一的地名呢？通觀此圖，其大體上是同一的，其中與現在的地名全然相異的或不明瞭的駐蹕地也有二三處，這多少的變化，當然是在所不免的。現在，由北平抵興京間，每天的駐蹕地，循其通過的道路，如這個地圖上面全部所載的，來比較現在的地名，進而考定其所在地，這却成爲不可能的事。爲的在事實上，諸如這個地圖，與由北京抵興京的同一道途，去作實地的踏查，是沒有的事。所以我們按着現在桌上的地圖——陸地測量部製造的北京（百萬分之一）及各縣志的附圖——和這個地圖來對照來做一個考定。在下，再把

由北平抵興京間每天的駐蹕地，考定地申述出來。

第一日

烟郊行宮

七十五里

最初的註蹕地，是以北平城的朝陽門作爲基點。其距離線是七十五里，在這距離線的中間，有慈雲寺的備用房，有木廠的二座尖營；在通州東方的燕郊鎮，就是當年的煙郊，有行宮，就是煙郊行宮的遺址。

第二日

白澗行宮

七十二里

此日的全行程爲七十二里，在這全行程的中間，有棋盤莊，有三河的二座尖營，其行宮是在三河縣東方的白澗。與薊州志（卷三行宮）上所載的「白澗行宮，在城西十里，白澗莊爲皇上展謁東陵入州境首站，乾隆十八年建」相同。

第三日

陳新莊大營

五十四里

這行程的中間有唐家莊的尖營，這陳新莊大營底位置，是位於這個圖上所有的別山之東。這別山即是今日的別山鎮，大營是位於它底東方。

第四日

萬壽興福寺行宮

五十四里

這是與第三日的行程相等，在其間設有張官屯的西尖營，關於這興福寺行宮，在玉田縣志上毫無什麼的記載；依照這個地圖，則它是在玉田縣城之東，在十五里舖底中間，這是確實的事情。

第五日

五里墩大營

六十八里

在這中間的沙流河以西，有曹家莊的二個尖營，是位於距豐潤縣以東的若干里的集地點。

第六日

柳新莊行宮

七十里

在其間的有周家莊，魯家莊二座尖營，柳新莊行宮，大概是在那家嶺，沙河驛之間。

第七日

夷齊廟行宮

五十里

在其間有野鷄坨尖營，這個行宮是設置在灤河右岸，即現在的千家河附近。關於這間夷齊廟，在朝鮮五族朗善君李侯所着的「癸卯（康熙二年）燕京錄（青丘學叢書第六件大事紀二十五頁）上面，有着這樣的說話：「十二日丁未，晴，野鷄屯朝飯，由左路以行，二十餘里，到夷齊廟，廟在灤河上流，廟中安夷齊塑像，庭中多有橋木，後有苑在亭，登臨開眼，則兩山對立，一江中注，此乃灤河上流也，江山之秀麗，景致之清絕，罕有其比，中有島嶼

，島有孤竹君廟，無船不得往見，絕壁下，有九十九窟云，徘徊瞻仰，松柏蒼蒼，流水漾漾，千古節義，至今凜然……」，這是最足說明夷齊廟風景的所在了。在這個地圖上，也顯着地描畫孤竹廟，頗能盡其情景云。

第八日

天臺山行宮

六十三里

在其間有胡家莊，波羅嶺東山根的二座尖營，這個行宮是在雙望堡以東。這雙望堡就是現在的雙望舖，它底位置是約略可以推定的。

第九日

深河村西大營

五十八里

在其間有李家莊，上白石堡二座尖營，現在的深河站就是當時的深河堡，這個大營是在深河驛以西的地方。

第十日

文殊庵行宮

五十八里

和第九日同一行程，在其中間有西王家嶺，有東王家嶺二座尖營，在山海關以西，是關內最後的駐蹕地，臨榆縣志上，不見有詳細記載，大致在山海關以西，是不會錯誤的。

第十一日

中前所東大營

五十一里

這一天，是越山海關而開始到關外去了，經姜女廟備用房尖營而抵中前所。根據綏中縣全境形勢圖（綏中縣志附圖），我們可以推定所謂在強流河右岸前所的地方，就是當時的中前所，河東的大營，大概就是駐蹕地底遺址。

第十二日

周家村西大營

七 十 里

在其中間有陡坡臺，涼水河村東二座尖營，在綏中縣志附圖上，河站以東，沿遼寧街道，有北周家村，和這個地圖上的位置，約略相等，是同一地點的。

第十三日

沙河所東大營

八 十 里

在其中間有寶關嶺，曲家堡二座尖營，（沙河所，由其位置觀之，「河」與「後」二字係同音，）——在興城縣志附圖的沙後所的附近，有沙河東面的東大道，大概就是當年大營設置的地方？！

第十四日

五里河村大營

七 十 二 里

在其中間有李家村，八里鋪二座尖營，考諸錦西縣全境詳圖（錦西縣志附圖），在連山之西，有五里河，它的右岸大概是當年的駐蹕地。

第十五日

杏山大營

七十三里

在其中間有塔山西，高橋村二座尖營，高橋村是現在北寧線高橋站的所在地，駐蹕地的杏山是明清兩軍的激戰地，也就是清太宗底古戰場。

第十六日

興隆屯大營

六十七里

這一天是經過德勝屯尖營，通過錦州城，經百官屯尖營而抵雙陽店以東的興隆屯。這地名，現在是依然保留着興隆屯其名。

第十七日

金剛屯北大營

六十八里

在其中間有大凌河東，李家舖二座尖營，在錦縣全境區域圖（錦縣志略附圖），於縣東，沿遼寧街道，在四臺子以南，有大金剛屯與小金剛屯的地名，和這個地圖是相同的，所以金剛屯北大營的所在地，是約略地不難推知了。

第十八日

北鎮廟行宮

七十四里

在其中間有閭陽站，雙河舖二座尖營，北鎮廟是祭祀醫巫閭山之神的地方，位於廣寧城底西邊，在廣寧縣鄉土志（二十九頁）上面，有「縣城西五里，有北鎮廟，廟東有行宮」之

旬，蓋與此相同。

第十九日

常家屯大營

七十里

在其中間有屈家屯平安堡兩座尖營，在這個地圖上，常家屯是位於羊腸河以東，我們可以推定它是在現今的黑山縣城附近。

第二十日

蔣家店大營

六十七里

在其中間有岔溝南，劉家窩舖座尖營，新民縣圖（新民縣志附圖）中，沒有它底地名，不過在這個地圖上，在蔣家店之東，記有張家店，大概是在黑山縣境與張家屯之間。

第二十一日

黃旗堡大營

七十里

在其中間有大白旗堡，曹家屯二座尖營，依照新民縣圖，在新民屯西方有大黃旗堡，這就是當年的黃旗堡。

第二十二日

老邊大營

七十二里

在其中間有珠爾呼珠西，六州岡子二座尖營，離遼寧城西邊六十里的老邊，是這個地圖上的老邊大營，是不會有疑問的餘地的。

第二十三日

大臺大營

七十二里

其行程和第二十二日一樣，這一天假使依着順序一直前進，那麼可以到達於遼寧。這一條行幸路，是經過馬三家子尖營，而抵永安橋（俗稱大石橋），左折，經方家湖尖營而蜿蜒曲折於遼北，抵大臺大營。在瀋陽縣附志附圖以及其他地圖上面，沒有大臺底地名，依照這個地圖，我們可以推定它大概是在文官屯和在其東面的大窪之間。

第二十四日

購布垓大營

六十七里

這一天的行程也和前一天的一樣（大概是指第二十——譯者），通過遼寧的北方（即東陵的北方），經過上水泉，新屯二座尖營，遂達購布垓大營。按購布垓大營是位於撫順城西方的葛布街。

第二十五日

蓮花背大營

六十六里

在其中間設有二道房申，札克丹村二座尖營，在這個地圖上將蓮花背大營記在驛馬店與營盤間，撫順縣志附圖以及撫順縣輿圖上面，都沒有記載着它底地名。但是於事實上是不会和這個地圖相差的。

第二十六日

上夾河西大營

五十七里

在其中間有英家溝，古魯村二座尖營，這條道如已經說過地要渡渾河，越薩爾濟山，更渡蘇子河的，大營大概是在現今的上夾河西。

第二十七日

夏原行宮

六十八里

在其中間有瑪爾墩嶺東，和陸屯二座尖營，夏原是現今的夏園。內藤湖南博士底「滿洲寫真帖」上面，可以看到有夏原行宮遺址的照片。

第二十八日

夏原行宮

這一天，是親謁於永陵，是成爲歷代的定制。由北平出發，經二十七次的值宿，是於第三十八日才行親謁於永陵。

如上所述，再依照這個地圖，由北平到永陵，其整個的行程計有一千八百里，每一天的行程中，其最短距離是五十里，其最長的是八十里，其每日平均的行程爲六十六里強，由此我們對於當時的交通狀態，是有進一層的明瞭了。但是，在歷代東巡的行程以及所需時日的比較之下，皇帝東巡的通過山海關的街道者，是在乾隆第三次東巡以前，不過只有康熙十年

和康熙二十一年二次。這行程中沿路的駐蹕地底明晰記載，只有高士奇的履從東巡日錄上，載着康熙二十一年的東巡已耳。在該時的東巡，由北平抵遼寧，需二十天。乾隆皇帝底東巡往路中，以第二十三日爲大台大營的駐蹕日，普通是直達遼寧而行駐蹕的，計算着康熙皇帝底東巡行程，其到達遼寧，要比這個地圖上所載的早三日。在下，將其駐蹕地列舉出來，藉資參考。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北平遼寧間的東巡駐蹕地

第一日	同	二月十五日	萃果營	第七日	同	二十一	撫寧縣城西
第二日	同	十六日	賢渠莊	第八日	同	二十二	二十里堡
第三日	同	十七日	玉田縣城	第九日	同	二十三	王保河
第四日	同	十八日	豐潤縣城	第十日	同	二十四	中後所
第五日	同	十九日	王家店	第十一日	同	二十五	寧遠城
第六日	同	二十日	盧龍縣范家莊 北地	第十二日	同	二十六	錦縣杏山西七 里河

第十三日	同	二十七日	大凌河東岸	第十七日	三月一日	白旗堡
第十四日	同	二十八日	閩陽驛	第十八日	同日	遼河
第十五日	同	二十九日	廣寧縣	第十九日	同日	永安橋
第十六日	同	三十日	滾腦兒	第二十日	同日	盛京

他底駐蹕地與每日進行的距離，和這個地圖上的都不一樣。但是，依此而展覽這個地圖，是有使我們深感興味的所在：他每天的駐蹕地設立在河流的附近。這可使我們看出它是基於人馬的休養上與夫水量的供給上的結果。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在其「韃靼旅行記」，上面，有着似此的記載：「按着分配的道路，在每天的黃昏，不論什麼地方的河邊，一走就到似的建築有很多的小屋，在河堤之上」，於康熙二十一年的東巡時，已經在河邊選定有他底宿營地。言像在這個地圖上面，那以後幾年的駐蹕地，也大都設立在河邊，這也許是必然的措置。

要而言之，這個地圖，是研究清朝皇帝底滿洲巡幸的沿路者，採取為貴重的資料。從北

平往興京的交通路，在它上面是可以一目瞭然地知道，真是稀有的文獻呀。尤其是自乾隆皇帝以降，歷代皇帝底東巡，也就是從北平往興京的去路，是全部同一樣的，這件事，真使我們最感興趣。沿路的駐蹕地，依照這個地圖而能夠漸漸地使我們開始明確的瞭解。在此種種例言之下，這個地圖底價值，是不難洞曉了。

附錄 乾隆帝四次東巡之紀程

乾隆皇帝生平尊崇祖先，慎終追遠，自即位以來，早具東巡親謁祖陵之志。試觀即位之元年，諭王大臣等，令修理盛京祖陵。二年十月，工事告竣。三年十一月，諭王大臣九卿等(註一)，明定四年秋間，侍奉皇太后巡幸東北，舉行親謁祖陵之典禮。但至期因發生各種情事，竟不果行。延期至乾隆八年，始得舉行第一次之東巡。自是以後，乾隆皇帝，在位期內，車駕巡幸東北，舉行親謁祖陵典禮者，前後凡四次。始於乾隆八年，繼是東巡者，則為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之四次。前後亘四十年，平均為十年東巡一次。一方就南巡觀之，自乾隆十七年起，二十二年，十七年，三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凡六次。與康熙皇帝之南巡同。原來，乾隆帝在位六十年間，交互巡幸南北，親覽江南風景，親謁盛京祖陵，遵守祖制，絲毫無所改變。東巡四次與南巡六次，彼此對照，南巡超過二次，此點亦與康熙皇帝同。因交通上之關係，基於同一理由，乃為必然者也。乾隆皇帝天資英邁，為清朝最盛平時代之天子，當晚年雖踰古稀，而其精神之矍鑠，尚有逾於壯者。除巡幸南北外，屢次巡

幸山西山東等省，並遊覽五臺山，及曲阜泰山等處之名勝，所至輒留題咏。

乾隆帝之東巡，正在清朝最盛平時期。惟其盛儀威容，今日已不可想見。大抵與康熙帝之東巡，爲大同小異耳。雖然，東北地方之文化，因乾隆皇帝四次東巡，直接或間接，受有許多之好影響。譬如盛京故宮，與康熙帝東巡時想比較，而目爲之一新，且完備宮闈形式矣。康熙帝駐蹕故宮，前後三次，並無何等增築之上諭，仰望舊宮，追懷前朝創業時之檢樸宮室而已。乾隆帝則不然，仰望舊宮，規模狹隘，甚不滿意，諭工部實行增築殿閣，且將太廟移建於大清門東，創設文溯閣，收藏四庫全書，以完備宮殿之體裁，實爲最顯著之事實。至乾隆皇帝許多東巡之詩文中，佔帝王文學最高位御製「盛京賦」，亦係東巡謁陵之副產物也。

註一 三年十一月，諭王大臣九卿等曰：上年修理三陵，工程告竣，朕特降諭旨，躬親展謁，經王大臣九卿等，議於來年秋間前往。嗣奉皇太后懿旨，朕詣盛京時，皇太后，亦親往恭賀祖陵，正擬降旨，交王大臣等會議。今思近年畿輔收成歉薄，雖行營一切所需，俱係官辦，絲毫不以累民；而沿途經過地方，預先購備如：米糧草束之類，恐致價值

高昂，於民間未便。應俟豐稔之年，朕另降諭旨，前往展謁。四年九月，諭曰：朕奉皇太后懿旨，欲叩謁祖陵，以展

試切，朕奉天路遠，且俟一二年之後，今年請先謁孝陵景陵行禮。（皇朝通典卷四十七）

第一次之東巡

（乾隆八年）

乾隆皇帝第一次之東巡，於乾隆八年夏間舉行。當是時，乾隆皇帝之春秋，實三十三歲，爲年壯氣銳之青年皇帝也。其前年十一月，上諭定明春，侍奉皇太后，詣盛京謁陵，令軍機大臣徐本，班第等，隨從赴盛京。做康熙帝東巡之先例，侍奉皇太后，（註一）率皇后及群臣百僚，舉行東巡。此次東巡，距康熙帝第三次之東巡，所經過之歲月，正四十六年。其東巡之鹵簿儀仗，與康熙帝東巡時，似無大差異。

其東巡車駕，取道塞外，經喀喇沁，敖漢，奈曼，科爾沁等各旗之蒙古諸部落，過現在之滿鐵線公主嶺東南。入東山圍場，由山道前往興京，然後赴奉天，爲其所經之行程也。在今日雖難明確指示，其大體與康熙帝第三次東巡之道路相似。其行進途次，日日繼續狩獵，強行前進，亦屬必然之事矣。就記錄觀之，七月八日（戊子）由北京圓明園啟鑾，經懷柔密雲等縣，抵古北口，出塞外，十五日（乙未）安抵熱河。入避暑山莊，（註三）駐蹕四日。十九日（己亥）由熱河避暑山莊啟程，向東北進發，到博羅河屯，蒙古四十八旗之諸王公等，大

舉歡迎，表明愜忱。乾隆帝乃賜謁並賜宴，優遇蒙古王公等。由是北進途次，在永安莽喀，愛里，錫拉諾海等處之沿道，日日狩獵，次抵放漢旗內，親臨遼河支流之老哈河，親覽瀑布，命名玉瀑，題以長詩。(註四)由是深老哈河流域，過奈曼旗內，抵今日之開魯縣附近。又沿遼河流域東進，其間八月十三日(癸亥)當乾隆皇帝第三十三次之萬壽節，皇帝躬親謁皇太后帳殿行禮，並御帳殿受扈從諸王以下大臣官員，並蒙古王公等以次各官之慶賀禮，賜諸王大臣及蒙古王等宴。入科爾沁旗內，駐蹕達爾罕王府，賜謁達爾罕王公等，是則經過蒙古時之大概情形也。

由達爾罕親王府啟鑾，向東行進，在克爾素河，與迎駕之奉天官兵等會合。(註五)門，入吉林省境，南望葉赫舊站，向北遙拜長白山，懷古賦詩，然後入東山圍場，是時殆已八月下旬。在東山圍場，令扈從士卒，馳驅山谷原野，乾隆皇帝親射猛虎，舉行前朝以來之盛大狩獵。自八月末日起，至九月十一日抵英額邊門外之十數日間，日日繼續狩獵，無一日休止，試列舉日程如左：

八月二十九日(己卯) 行圍於巴彥，皇帝親射殪虎。

九月一日(庚辰) 行圍於伍什抵阿，皇帝親射殪虎。

二日(辛巳) 行圍威華。

三日(壬午) 行圍黃科。

四日(癸未) 行圍阿蘭。

五日(甲申)

六日(乙酉) 行圍舍里。

七日(丙戌) 行圍善顏倭赫。

八日(丁亥) 行圍巴彥。

九日(戊子) 行圍尼雅滿珠。

十日(己丑) 行圍珠敦。

十一日(庚寅) 行圍英額邊門外。

由是觀之，日日繼續狩獵，已足以想見矣。十五日(甲午)車駕始抵與京。溯由北京啟變，經蒙古地方而抵與京間，所需時日，爲六十七日。康熙帝第三次東巡時，由北京經蒙古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及吉林地方抵興京，所需時日，爲七十日。彼此對照比較，康熙帝東巡時，有駐蹕吉林及蒙古王公府第。乾隆帝東巡時，亦有駐蹕蒙古王公府第，及連日狩獵，其所需日數，似乎略有差異。

十六日（乙未）乾隆帝親謁永陵，其典禮，大體與康熙廿一年所行之禮同。翌日行大饗禮，禮畢後，賞賚守陵官員兵丁等。是日永陵內附葬之武功郡王及恪恭貝勒之墓，各遣官致祭，並附近宗室覺羅之祖塋，皆遣官往奠，至是親謁永陵之一切典禮告竣。

乾隆皇帝之鑾駕，由永陵啟程，西進抵奉天，親詣太祖太宗之山陵，舉行謁陵典禮。然後始入奉天城，駐蹕盛京故宮，滯留十一日，其間行事，大體上與康熙帝駐蹕奉天時之行事相同。據記錄節錄如左：

九月二十二日（辛丑） 皇帝親謁福陵。

九月二十三日（壬寅） 行大饗禮，親謁昭陵。

九月二十四日（癸卯） 行大饗禮，遣官致祭壽康太妃，宸妃，懿靖太貴妃，康惠淑妃，

並公主園寢，親王貝勒大臣等墓。皇帝奉皇太后駐蹕盛京，朝鮮國王李昫。遣陪臣至盛

京，表貢方物。^(註六)

九月二十五日 (甲辰) 皇帝以恭謁祖陵禮成，率羣臣詣皇太后宮，行慶賀禮，御崇政

殿受賀，賜羣臣及鮮國使臣等宴，御大政殿，賜醕，頒詔天下，加恩有差。

九月二十六日 (乙巳) 皇帝詣文廟釋奠，幸講武堂大閱，諭王公宗室大臣等，潔蠲祀

典，訓導兵民，毋忘涓樸舊俗。

七月二十七日 (丙午) 皇帝親奠克勤郡王岳託，及武勤公楊古利慕，遣官致祭長白山

。北鎮醫巫闾山，及遼太祖陵。

九月二十八日 (丁未) 諭盛京府尹將軍等，和衷辦事，旗民毋得岐視。

九月二十九日 (戊申) 皇帝親奠宏毅公額亦都，直義公費英東墓。

九月三十日 (己酉)

十月一日 (庚戌) 皇帝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大臣等宴。於鳳凰樓前，諭王公宗室

等，革除陋習，恪循舊章，免盛京與京等十五處旗地本年額賦，及乾隆七年逋賦。

十月二日 (辛亥) 皇帝奉皇太后，自盛京回鑾。

駐蹕奉天時之行事，由上項記錄觀之，至爲明瞭。車駕由永陵抵奉，即時親詣福陵及昭陵，舉行謁陵典禮，諸妃圍寢。亦照常致祭。駐蹕盛京故宮，接覲朝鮮國王使臣，容納貢物，御崇政殿受賀，御大政殿賜扈從王大臣等宴。親臨開國功臣之墓，奠酒致祭，減免租稅，親詣文廟行釋菜典禮，幸講武堂大閱等，均爲駐蹕十一日間之重要行事。由是觀之，除文廟釋典及講武堂閱兵外，大體上皆遵守祖制，實行前朝東巡之行事而已。

惟乾隆皇帝第一次巡幸東北，過東蒙古，入盛京省境，由東山圍場，經興京抵奉天。其間所經之地方，盡爲當年祖宗百戰奮闢之地。皇帝周覽祖宗發祥之山川，有不勝無限感慨者！乃亦理勢之必然也。入盛京故宮，仰望清初創建之舊宮殿，規模狹隘，構築儉樸，殿閣不整，與豪壯雄大之北京紫禁城較，相差奚啻霄壤。生長於紫禁城之皇帝觀之，甚不滿意。以爲大清帝國發祥之故宮，不足保持皇家之尊嚴。還幸北京時，諭工部，令增築各殿閣，完備宮闕之體裁，是則今之盛京宮闕也。自是以後，數次東巡，東北之文物，所受影響當大，尤爲顯著之事實。

乾隆帝駐蹕十一日，東巡之各種儀禮，完全告竣。至十月二日（辛亥）奉皇太后，率

皇后及羣臣百僚，由奉天啟鑾，沿山海關道，向北京順路西進。過廣寧，錦州，寧遠等處。十六日（乙丑）入山海關，登望海樓，駐蹕文珠菴。次東抵陵謁，奉告東巡。二十五日（甲戌）還幸北京。此次東巡，往復行程所需之日數，計百零七日。爲乾隆帝即位以來，最初之長途旅行，御製盛京賦，乃爲此次東巡之副產物。

註一 鈕祜祿氏，四品典儀凌柱之女也。年甫十三，出仕雍親王府，以號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乾隆帝於雍親王府，乾隆帝即位後，爲皇太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崩，年八十六，東巡前後凡兩次。

註二 富察氏，察哈爾總管李榮保之女也，乾隆十三年三月扈從巡幸山東時，在德州舟次崩，年三十七。東巡時年三十二。

註三 康熙四十二年，在熱河上營，擇地建築行宮，稱爲避暑山莊。嘉慶皇帝曾在此行宮崩御。咸豐年間，英法聯合軍進擊京津時，咸豐帝棄座於此，駐蹕一年，竟崩御於行宮也。

註四 在老哈河下流，距赤峯縣五百五十華里，河中石壁聳立，懸崖數丈，水流直下，土人稱曰響水。乾隆帝題詩於磨崖，大書曰：朕忝謁祖陵至放漢，觀此巖懸水，跳珠琤琤，蒙古遊牧地所少也，因名此水爲玉瀑而繫以詩。（我聞輿區天所秘，疑信尚半今信然。浩浩萬里沙漠塞，乃有瀑布崇岡懸。車塵方苦紛坳壑，豁開靈漠別有天。徒尋峯嶺羅嘉

樹，澗澗潤谷無埃煙。是時仲秋曝晶日，忽聞雷聲殷前川。坐令林林失輕賴，朗吟清陸萬慮銷。大者明珠小者環，如傾榜棹投深淵。虎復駭走不敢飲，下疑千載芥龍眠。巨石橫斷無土壤，粵生美箭奇而堅。山葉紅綠如錯繡。無名野花相新鮮。鸚鵡徘徊不忍去，駐蹕時向虬枝穿。禹穿龍門未至此，胡乃三級限鱗鱗。吁嗟泉石誠翫止，貧詠自我寒誰先。匡廬香鎮無足踰，山靈迄此永不遷。設置飛鸞嶺管地，泥沌窺鑿應難全。」

註五 現在之赫爾蘇門也，卽在南滿線郭家店之東北，盛京通志（卷十六）係隘之項，（烏兒蘇門卽克勒素門）卽指此門也。

註六 乾隆八年，皇上恭謁盛京祖陵，朝鮮國王，遣陪臣迎接，進貢方物，與康熙二十一年同，特賜御書『式表東藩』四字，並弓矢貂皮，鞍馬，粧緞大纓等物，正使以下，銀緞有差。（皇朝通典卷六十）。

第二次之東巡

（乾隆十九年）

乾隆皇帝第二次之東巡，於乾隆十九年秋七月舉行。距第一次東巡，所經之歲月，正十二年。乾隆帝之春秋，已達五十四歲。其間曾南巡一次，觀覽江南風景，惟此次東巡，做皇祖康熙皇帝之第三次東巡，取道塞外，向吉林直行，然後赴奉天，爲東巡之行程。於五月五日，由北京啟鑾，赴熱河，駐蹕避暑山莊。約亘六旬，至七月五日。由熱河啟程赴吉林。其

所經道路，則與自北京至吉林省境間之第一次東巡，大略相似。乾隆帝御製詩二集，（卷五十二）蒙古土風雜詠之序曰「甲戌東巡，由熱河出中關，即入喀爾沁境。經敖漢，奈曼，土默忒，科爾沁諸部，匝月迺至吉林。」即指此次之東巡也。

就東巡行程實際觀之，五月五日（甲申）侍奉皇太后，（註一）率皇后及群臣百僚，由北京啟

鑾。經懷柔密雲等縣，由古北口出塞外，十一日（庚寅）抵熱河，入避暑山莊，駐蹕行宮。

避暑約六旬，迨七月五日（壬午）始由熱河啟程。取道蒙古，向吉林北進。觀其沿途行事，

過喀爾沁旗時，有大寧城覽古詩，入敖漢旗，此次不復至玉瀑下。取道東方相距計三百餘里

，寄題賦詩，以暢素懷。十四日（辛卯）抵敖漢王府第，賜謁敖漢固山貝子垂濟札勒。（註三）翌日

親詣故貝子羅卜藏之墓，奠酒致祭。又親臨蒙古諸王公等聯合之歡宴。由是取道東北，與蒙

古諸部落之獵騎合作，實行狩獵。經奈曼土默忒旗，入科爾沁旗內。二十二日（己亥）駐蹕

彰武台河東大營，親臨科爾沁固倫和敬公主額駙達爾罕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之進宴，此彰武

台河東大營之所在地，今日已完全不知其處所。想當時在達爾罕親王府附近，乃必然者也。

朝廷與達爾罕王之關係，至爲密切，已如上述。固倫和敬公主，亦乾隆皇帝之第三皇女也

。其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自幼齡在宮中，與諸皇子俱成人，襲封領地。下嫁皇女，其關係之密接，已足以想像矣。故乾隆皇帝駐蹕於該地數日，其間賜蒙古諸王公等宴，然後啟鑾東進。抵伊通邊門，入吉林省境，順道進行，於八月七日（甲寅）始抵吉林，以將軍公署爲行宮而駐蹕焉。溯由熱河避暑山莊啟鑾，過東蒙古諸部落至吉林，所需日數。實爲三十三日。此次巡幸吉林，爲乾隆帝在位六十年間前後僅一次之巡幸，自是以後，歷代皇帝無復巡幸吉林之事。

駐蹕吉林之時日及其行事，並無具體的記錄。就大體觀之，乾隆皇帝曰：「康熙年間，皇祖凡兩次，巡幸至此，」。追慕前朝巡幸，倣前朝之先例，賜吉林將軍傅森以下官員兵丁等宴；並令屬從之蒙古王公等侍宴。八日（乙卯）親詣溫德亭山，（註七）望祭長白山。九日（丙辰）奉皇太后，泛舟於松花江，悠遊上下，捕魚賦詩；或行幸於龍潭山。（註八）此爲駐蹕時行事之大體。此中親詣溫德亭山，及行幸龍潭山，當康熙巡幸時，並無其事，乃爲乾隆帝巡幸吉林所僅有之事焉。

由吉林啟程，沿山道南下之時日，亦未明瞭；但由十九日（丙寅）車駕已駐蹕輝發城之

事實觀之，吉林啟鑿之日，殆在十二三日前後，此等推定，想無甚差異。乾隆帝登輝發故城，感懷當年輝發貝勒拜音達里，持兩端於清軍及葉赫間，屢背烟盟，太祖一舉平定之事實，懷古賦詩。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次車駕入東山圍場，做第一次巡幸時之先例，實行盛大之狩獵，當是時乾隆帝賦却事詩五首之一曰：

吉林圍接盛京圍，天府秋高獸正肥，本是昔年馳獵處，山靈清水記依稀。

在東山圍場，狩獵既畢，入英額邊門，南進抵興京。九月五日（辛巳）親謁永陵，其各種謁陵典禮，與八年同。循先例賞賚守陵官員兵丁有，差附武葬之功郡王，及恪恭貝勒墓，暨附近覺羅等之祖塋，遣官致祭，於是離永陵西進。十日（丙戌）抵奉天，先謁福陵。次日昭陵，次日均行大饗禮。后妃公主園寢，遣官致祭，其禮儀亦與八年同。皇太后謁陵行禮，亦如八年儀。然後入奉天城，駐蹕盛京故宮，當是時之盛京故宮。因乾隆帝第一次東巡後，諭工部增築殿閣之結果，在此東巡以前，工程告竣。殿閣整齊，朱楹丹壁，光彩煥發，輪奐之美，迥異曩時。雖仍不改其甚舊日儉樸之面目，而已完備其宮闕之體裁矣。因之乾隆帝頗滿意，乃屬必然之事，現在盛京故宮各殿閣許多之御筆對聯，即爲此次東巡之產物。

其駐蹕盛京故宮時之行事，大體與八年同。御崇政殿受賀，接覲朝鮮國王使臣，容納貢物。賜御書匾額^(註九)，賜扈從群臣，宗室覺羅，及朝鮮國使臣等晏減免奉天附近所經各地方。十九年度地丁錢糧十分之三，自山海關外至吉林之罪囚，減輕刑罰。親詣文廟，遣官致祭開國功臣之墓。由是觀之，與前次東巡，無大差異；惟第一次東巡時，親詣功臣之墓賜奠，此次重來，各遣大臣致醑，其駐蹕故宮時，就各殿閣屢行吟咏，並追念前次東巡時同行之故孝賢皇后。

在奉天舉行謁陵典禮，已完全告竣。十八日（甲午）侍奉皇太后，率皇后及羣臣，車駕由奉天啟鑾，沿山海關道西進。二十四日（庚午）抵廣寧，親謁北鎮廟^(註十)，致祭醫巫閭山神。由是經山海關。抵東陵親謁。十一月十一日（丙辰）還幸北京。此次東巡。往復實亘五個月但其間二個月，駐蹕熱河山莊避暑，故實際上東巡所需之時日，不過九十餘日而已。

註一 烏拉那氏，佐領那爾布之女也，乾隆皇帝在滯邸時，爲側室爾音，孝賢皇后崩後，封皇貴妃。乾隆十六年，冊封皇后，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崩。

註二 寄題放漢瀑布水『我愛放漢瀑布水，今來路隔三百里，題詩眈眼十二年，飛注東流殊未已』。其註曰：乾隆八年

東巡。途經其下，題長句，大書摩崖，今年取道遼東，相距三百餘里，故賦此寄題其後，以紀歲月。

註三 故敖漢貝子羅卜藏之子，乾隆十八年，降襲固山貝子，乾隆四十六年卒。

註四 乾隆皇帝第三皇女也，生母孝賢皇后，於雍正九年誕生，乾隆十二年年十七，下嫁達爾罕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乾隆帝第二次東巡時，年二十四。

註五 達爾罕巴爾魯親王滿朱習禮四代之子孫也，自九齡入宮中，隨諸皇子讀書成人，乾隆十二年，下嫁固倫和敬公主，歷代與朝廷有姻戚關係，爲皇室之懿親。

註六 在南滿綠公主嶺之東南，盛京通志，（卷十六）關隘之項，一鑿門，卽易屯門，永吉州，西北四百九十里）卽指伊通邊門也。此次東巡，有『入伊屯邊門』之詩。

註七 另名曰小白山，在距吉林省城西南約八華里。山上有雍正十一年創建之望祭殿，清代駐省城長官，每年於春秋二季，詣祭殿，望祭長白山，以爲恆例。

註八 在松花江對岸。距吉林省城東方約十二華里，山上有圓池，稱曰龍潭。眺望絕佳，吉林將軍凡祈雨求晴，皆赴是山。

註九 乾隆十九年，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遣陪臣至盛京迎接，恭進儀物，與八年同。（皇朝通典卷六十）

註十 在廣寧城之西方祀醫巫閭山之神廟也。皇帝親詣，舉行典禮，以乾隆帝第二次東巡爲嚆矢。

第三次之東巡

(乾隆四十三年)

乾隆皇帝舉行第二次東巡以後，巡幸東南，前後凡四次。其間約亘二十餘年，並無東巡謁陵之事。至乾隆四十三年秋七月，始舉行第三次東巡，距第二次東巡，所經之歲月。正二十四年，乾隆帝之寶算，已達六十八歲。此次東巡，鹵簿儀仗及一切典禮，以簡易爲旨。於先一年九月，發出上諭，通達意志，其上諭曰：

「盛京乃我朝定都創業之地，永陵福陵昭陵，巍然在望，皇祖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曾經三次展謁，孝思追遠，常切欽承。朕自乾隆八年，及十九年，恭謁祖陵以來，迄今已廿餘年，遙企橋山，每深依戀，常時恭閱太祖太宗實錄，敬惟開創艱難，佑啟萬年統緒。茲際重熙累洽之庥，溯念前勞，輒不禁愀然淚下。而松雲葱鬱，向惟再蒞瞻仰，心甚歎焉。朕現在精力如前，尙堪遠涉。擬於明歲秋間，前詣盛京，恭謁祖陵，以申積悃。所有蹕路往來，俱由內地，出山海關而行，於置頓安營，較爲妥便。尙在二十七日之內。途次不行圍，至盛京時。不陞殿，不筵宴，朝鮮國毋遣使朝賀，其札薩克蒙古王公等，亦

毋庸朝覲。至啟變日期，屆時再降諭旨。」（皇朝通典卷四十七）

由是觀之，此次東巡，與前二次之東巡。較省略繁雜的一切儀禮，以爲非公式的東巡。因之令朝鮮國王。停止特派使臣赴奉天。進獻貢物。並免札薩克蒙古諸王公等之覲見。沿山海關道。鹵簿往返。途次廢狩獵。駐蹕奉天時。亦廢止御崇政殿受賀。並賜扈從諸王大臣等宴。全般以省略爲目的。於上諭中已足以窺知其一斑矣。

蓋此次東巡，前二次侍奉東巡之皇太后及皇后，俱已崩逝。幽明異界，年近古稀之老天子，率諸王貝勒及羣臣等，於七月二十日（丁未）由北京啟鑾，取道山海關東進。八月八日（乙丑）已抵廣寧，親詣北鎮廟致祭，通過奉天近郊，向興京直行。十七日（甲戌）抵永陵，舉行謁陵典禮，翌日行大纓禮，並閱興京城，由是鑾輿返回奉天。二十二日（己卯）先謁福陵，次日謁昭陵，次日各行大纓禮，其謁陵典禮一切，與前次東巡同。二十四日（辛巳）入奉天城，駐蹕盛京故宮。自是迄至九月二日，由奉天回鑾，其間行事，除廢止崇政殿受賀及筵宴外如：朝鮮國王，前年九月上諭，雖令停派遣特使，仍然循前例，遣特使進貢方物，因之賜御書匾額「東藩繩美」之四字。（註）減免奉天所屬府州縣明年地丁錢糧，命奉天吉林黑龍江

等屬既決未決死罪均減等，軍流以下，悉宥之。親奠開國功臣之墓，親詣文廟行禮等之行事，大體與前次東巡，無大差異。此外御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親詣天壇地壇，並令重修在撫近門外之太廟，令移建於大清門東，親祭清寧宮祀神，此爲駐蹕時之行事大略也。

九月二日（戊子）因謁陵典禮告竣，由奉天啟鑾，仍循舊路進西，入山海關，親謁東陵。二十六日（壬子）還幸北京，惟此次東巡，往復時日，僅六十六日，與前二次東巡較，尤爲期短之東巡；但自此次東巡以後，上諭決定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二人，恭謁祖陵之制，乾隆皇帝第三次東巡之經過，大體爲如上述而已矣。

註一 乾隆四十三年，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遣陪臣迎駕，恭進方物，與十九年同。特賜御書「東藩緝美」四字。（皇朝通典卷六十）

註二 四十三年七月，聖駕起鑾，展謁祖陵。八月，至興京恭謁永陵，次日致祭行禮。至盛京，先謁福陵，次謁昭陵，翌日致祭行禮畢，臨克勤郡王墓，功臣，古利敦英東額亦都墓各酌酒。九月奉諭，嗣後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二人，恭謁祖陵，屆期著軍機大臣請旨。（皇朝通典卷四十七）

第四次之東巡

（乾隆四十八年）

乾隆皇帝雖年踰古稀，而其精神之矍鑠，尙有逾於壯者。周遊山川，仍然不倦，乃舉行

四次東巡，是時爲乾隆四十八年秋八月也。距第三次東巡，所經過歲月，則僅六年。乾隆皇帝之春秋，已七十又三，踰古稀之老天子，爲最後之親謁祖陵，尤爲難得。惟此次東巡，除親謁祖陵外，則有五朝冊寶。(註一)奉安于盛京太廟，及觀覽文溯閣等事，爲其副目的。至東巡行程，做乾隆十九年東巡之先例，由北京啟鑾，先赴熱河山莊避暑，然後取道南蒙古，經土默特旗，沿柳條邊牆，向奉天東進。當是時，扈從者有皇十五子顥琰，及二皇子，並諸王大臣以下群臣百僚等，車駕於五月二十二日，(癸丑)由北京啟鑾。由古北口出塞外，行幸木蘭。二十九日(庚申)入熱河避暑山莊。自是迄至八月十七日。約亘七十餘日，駐蹕於山莊避暑。迨八月十七日，(乙亥)始由熱河啟程，廿三日。(辛巳)駐蹕哈那達大營，接覲迎駕之喀喇沁郡王喇特納第。(註三)二十九日，(丁亥)駐蹕五里屯大營，又接覲迎駕之科爾沁親王恭格喇布坦，及巴林郡王巴圖等。(註四)九月一日，(己丑)駐蹕四堡子東大營閱射，是日命皇十一子永璘先發，護送五朝冊寶，奉安於盛京太廟，因之皇子等先赴奉天。五日，(癸巳)駐蹕老邊大營閱射，然後入奉天城。接覲朝鮮國王使臣，容納貢物，(註八)即時由奉天啟程赴興京。十日安抵永陵。是爲東巡行程之大略，至其細節，則至八月十七日由熱河啟鑾，至九月十日抵

與京間，所需日數，爲二十四日。其所經之蒙古地方，在今日已難明確指定，就大體觀之，由今日之熱河，經平泉，建昌抵朝陽，更向北進行，通過土默特王府附近，由彰武台邊門，踰柳條邊牆，渡過遼河，經老邊抵奉天，當無大差異。

此次所經之道路，就瀋陽日記參考之，惟順治元年五月，駐奉之朝鮮國王世子等，隨從睿親王征明軍入關，然後由北京返奉，其歸還道路，不經山海關而還。由遼化左折，出喜峰口，取道塞外，北進抵建昌，由是右折，向東北進行，經朝陽附近，過土默特旗內。由彰武台邊門附近。踰柳條邊牆，渡過遼河，還抵奉天。此中自建昌至奉天間，所需日數，實爲十八日。若以此道程爲基礎。試觀熱河與京間之行程，自熱河至建昌間，及自奉天至與京間，各假定爲三日之行程。加以中間由建昌至奉天間之十八日，共計爲二十四日，乾隆帝之車駕，自熱河至與京間，所需日數。正與之同。由是觀之，東巡之道程，大體因此路進行，可無疑問之餘地。嘉慶帝之再舉東巡展謁三陵大禮慶成記曰：「癸卯歲八月四巡盛京，自承德山莊，取道柳條邊，經由蒙古部落，特令子臣及二王隨扈，奠獻三陵」之記述，即指此事也。若然，則其所經之道路，尤爲明瞭。

九月十日（戊戌）親謁永陵，舉行謁陵典禮，翌日行大饗禮，並閱興京城，由是西旋。十五日（癸卯）親謁福陵。十六日（甲辰）親謁昭陵。次日各行大饗禮，循先例駐蹕於盛京故宮。當是時，奉勅命由撫近門外，移建於大清門東之太廟，已告完成。於十七日，（乙巳）親詣太廟，閱五朝冊寶，並收藏四庫全書之文溯閣，閱在盛京故宮西方，業經工竣。乾隆皇帝雅好文學，既駐蹕奉天，親閱文溯閣，乃爲必然之事。二十日（戊申）御崇政殿受賀，又御大政殿賜扈從皇子王公大臣等宴。二十一日（己酉）親祭清寧宮祀神，此外親奠開國功臣之墓。及免盛京戶部各莊頭本年交倉糧石，免盛京等處旗地本年納米豆草束十分之五，減奉天等處死罪，免軍流以下罪，至是謁陵典禮完畢。於二十二日（庚戌）由奉天啟鑾，仍循舊路西進，二十七日抵廣寧，親詣北鎮神廟。十月五日（癸亥）入山海關。駐蹕文珠庵。十四日（壬申）抵東陵。親謁孝陵孝東陵景陵等。十七日（乙亥）始還幸北京。

此次東巡，往復計百三十五日，但其間七十五日，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故實際上由熱河啟鑾，赴奉天興京，直至還幸北京，所需日數，不過六十一日，是爲乾隆帝最後之東巡大略也。此後在位尚十二年，竟無第五次東巡之事。雖然，清朝歷代皇帝之東巡，前後經四次者

，惟乾隆皇帝一人而已。

註一 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之皇帝及皇后冊寶也。盛京典制備考（卷一）曰：『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奉旨太廟尊藏冊寶，應漢和闐良玉，另鑄一律，以彰符命。所有太廟原藏冊寶十六分，恭送盛京太廟，尊藏四十八年，特命皇子親王，齎送盛京太廟，敬謹尊藏。』及皇朝通典（卷四十五）曰：『四十八年七月，奉旨，派皇十一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及怡親王永琅等，齎送舊藏冊寶，至盛京太廟尊藏。九月，皇上親至盛京，入太廟，詣冊寶案前，行禮如儀。』即指此事也。

註二 乾隆皇帝之第十五皇子也。乾隆皇帝，御極六十年，其翌年，禪讓皇十五子，是則為嘉慶皇帝。

註三 喀喇沁札薩克多羅杜陵郡王也。伊達木札布之長子，乾隆四年襲封，四十八年，賜親王品級，五十二年卒。

註四 札木巴勒札布素之長子也。乾隆二十六年，襲封科爾沁和碩卓哩克圖親王，六十年卒。

註五 巴林郡王濟沁之次子也。乾隆二十年，襲封札薩克多羅郡王，四十八年，賜親王品級，嘉慶四年卒。

註六 乾隆皇帝之第十一皇子也。乾隆五十四年，封成親王，道光三年三月薨，享年七十二，幼工書為一家。

註七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皇上恭謁祖陵，朝鮮國王，先期遣陪臣，在盛京迎駕，修貢與四十三年同時一，玉如意一柄。德符心矩一帖，正副使以下銀緞有差。（皇朝通典卷六十）。

註八 崇德年間。朝鮮國王世子李貴等為質子，前後夏八年滯留奉天，其間日錄曰：瀋陽日記，實研資料也。



出版預告

文靜齋叢書第一種

清帝南巡事蹟考

茅乃文著 精印一册 定價壹元

有清帝王南巡，初為聖祖，繼為高宗，計為十二次，舉凡路途所經及駐蹕之所，俱為歷史地理所注意之資料，而推測其原因，涉及政治上之關係者尤巨。至於清代官書如南巡盛典，幸魯盛典等書，俱為歌功應役之作，自無系統可尋。本書參證既多，考覈尤詳，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冷雪齋叢書第三種

續梅苑十卷

大興李文翰輯 定價一元六角

宋黃大輿輯詠梅之詞十卷名曰：「梅苑」，自初唐迄南宋，著錄者凡百數十家。本書續輯自南宋至清末之作，亦復十卷，仍沿其名曰「續梅苑」。此後古今名家詠梅之詞，備于兩編矣。現已付印不日當可出版云。

乾隆帝東巡道里考

(定價三角五分)

原著者 園田一龜

譯者 茅乃文

出版者 北平大六部口十二號 北平青梅書店

代印者 北平綏線胡同 北平大北印書局

經售處 北平文津街一號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華六年四月二十二版

#6
602361
4

602361
4